

大跃进英雄传

劈开白家山

中共桓仁县委宣传部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劈开白家山

中共桓仁县委宣传部編 赫凤插图

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）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
沈陽七〇一工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

787×1092毫米·16印張·22,000字·印數：1—15,000 1953年12月第1版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09·484 定價（5）0.10元

目 录

前 言

看水員.....	崔 巍、張时波 (1)
劈开白家山.....	林树乔 (8)
美名震乾坤.....	陈太良 (16)
不知疲倦的老人.....	吳 琼 (22)
猛虎队长于順謙.....	于順洁 (29)

后 記

看 水 員

崔 巍 張時波

南風呼呼地刮着，一層一層的黑雲，從山峰後，從天邊上，向北涌來，越來越濃。接着便緊一陣、慢一陣地下起雨來了。我們頂着雨，費了許多周折，才找到朝鮮族玄太林老人。

“玄大爷在家嗎？”

“嗯，在家呀，進來吧。”

聽見這個答應聲，我們該多麼興奮呀！我們在作業區辦公室的時候，朴會計就說過，要想找玄太林老人可真不容易。他每天在家只能待個吃頓飯的工夫，就是在水庫也不容易找到他，因為他時刻不停地從水庫到渠道，從渠道到水庫，來回檢查。又要經常檢查哪個池子水多，哪個池子水少。我們這次到他家去倒出乎意料之外，碰上了，該多麼幸運啊！

低矮的三間稻草房，經過雨水的洗刷，顯得更加新鮮。我們哈着腰走進去，坐在連接四壁的大炕上。啊，原來玄太林老人是這樣啊！矮矮的個子，厚敦敦的四方臉，一雙光澤閃閃的大眼，顯得這個老头格外精明。這時他正拿着一塊青布往一條破舊了的褲子上縫補，粗大的手拿着小針，直抖擻，縫的針腳也長短不齊。

我們把作业区姜会計写的紙条递給他。他看完了以后，臉上流露出难为情的神色說：

“没有什么可說的！沒有啊！”

我們早就听說玄老大爷是不乐意向別人講述自己的事情的。每当讓他在会上作經驗介紹时，都得花費不少時間去进行动员。我們也知道，剛一見面就叫他講模范事迹是有点太突然了。我們只好說：

“玄大爷，現在下雨了，你該休息了吧？”

他听了，微笑的面孔馬上变得严肃起来，把补好的褲子向右一推，操着流利的漢語就滔滔不絕地講起来了。

“看水嗎，就是雨天才要勁呢！看天气，這場雨是要連阴起来。我現在回家換一件干衣服，再吃点飯，准备战斗哪！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我們这个水庫，这个大渠道，是我們作业区的命根子呀！”

話講开头就好办了，我們一句接着一句問起来。就象好奇的学生在老师面前問这問那一样，恨不能讓他在短時間講出大量的故事来。

“玄大爷，看水工作怎么样？挺辛苦吧！”

“不，簡單事呀，没有什么，只要有耐性就行。”接着他又說，“不过，这个活呀，也得动脑子。今年插秧时节，雨水缺，水庫里和大渠道蓄的水不够用。当时我就犯起愁来了，小苗沒有水怎么能插上秧呢？我种稻子有二十多年了，知道一滴水就是一滴油啊！我們这些水田分成三四个生产队管理，虽然觉悟都提高

了，还是有一帮人自己顧自己呀，都想自己多得点水，早插上秧。这就麻烦了。这个队的社員跑来了，朝着我气哼哼地說：‘你給我們放水呀，你看不見水沒有了嗎，插不上秧你負責呀！’那个生产队的社員又来了：‘你为什么不给俺們放水，耽誤了工，少掙了分你可得賠呀！’有时几个生产队的社員同时来了，在我面前互相吵嚷，嗬，这时我还得当法官呢。哎，你不要管他們，別看他們耍皮气，他們可都是好心哪，也都是为了大跃进哪！这时我就得拿定主意，到各队的地去查看查看，缺多少就给多少，多一点也不給。有的人当面說我是吝啬鬼，可是我剛一走，他們又說我办事公道……

“这点事，本来很簡單，可是主任老說我‘用水合理呀’，‘能保証插秧順利完成呀’，‘爱水如爱油呀’。有时候还叫我在会上講一講，哎，淨是多余事。”

玄大爷的話匣子打开了，向我們講了他的身世，講了看水的經驗，还講了他入党的心情。講的那樣活潑，那樣的动听。

我們来訪問这位老人之前，乡党委徐書記就告訴我們，这是一位忠誠老实的社員，是建設新农村的骨干，囑咐我們好好写写。作业区的朴會計又告訴我們，玄太林老人最突出的事迹是冒險搶修水庫，讓我們和他当面談談这个事情。

我們想了很長時間，怎样才能使他把搶修水庫的故事尽情地講出来呢？我忽然看到了牆上挂着一个奖状，就急忙地問：

“玄大爷，那个奖状是怎么得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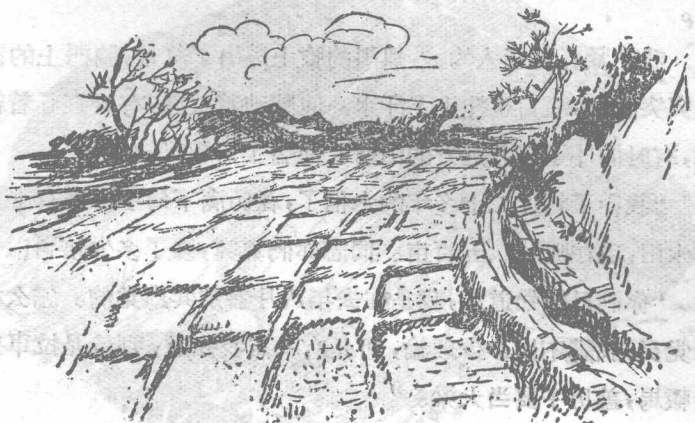
他臉又紅了：“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。”

我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，關於他的模範事跡，我們在縣里就知道了，社主任也和我們說了，還是快點對我們說說吧。

他深思了一會，又說了好幾個“沒什麼”，就開始講起來了：

“今年春天，我們社里的水庫蓄滿了水，準備開閘門放水灌溉稻苗。這時小苗有的才半寸長，有的才露頭，多好的小苗呀！當時我到渠上去起閘門，但是，起了三四次，也沒有提上來。後來又來了幾個人幫着起，也不行。檢查一下四周，也沒發現有什麼問題，和幹部研究了一下，斷定毛病是出在閘門底下。別的地方好修理，修理閘門可不太容易。水能有四、五丈深，是沒法下水的。想來想去只有一辦法，就是由涵洞爬進去。可是往里爬倒好辦，往外出呢？我站在洞口往里一看，黑黢黢的，真吓人。我向水庫底下的平地一望，幾百畝水田，綠油油的小苗……這個閘門不能有毛病！想到這裡，我的心突突直跳，我挽起袖子就往裡爬。隊長一把扯住我的褲腿說：‘不行啊，不要鬧險呀，還得想個別的办法！’我知道別的办法是沒有了，這是唯一的办法。我甩開隊長，牙根一咬爬了進去……

“里边黑黑的，只有閘門的幾道小縫，還在嘩嘩地淌着水。我用手一摸閘門板，里面塞滿稈草、亂泥……塞得嚴严实实的。啊！毛病就出在這裡。我一把一把地把亂草和泥土拽出來，慢慢地水流也就大了。挖的只剩下二寸多厚了，再用手一捅就開了，大量的流水也就會呼地一聲涌了出來。這時，我忽然停了一下，心想：要捅開，我怎麼能爬出這兩丈多長的涵洞呢！但是，不捅開也不行啊，我用了最大的力氣，把閘門捅開，嘩啦啦一陣水



声，象水堤决口一样，灌满整个涵洞，我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……

“等我睁开了眼睛，苏醒过来，已经躺在坎下的一棵树底下了，旁边围着队长和一些社员们。我第一眼看见队长的脸色腊黄，额上汗珠直往下滚。社员们见我苏醒过来了，便问我在洞里的情况。要把我抬回去休息。我哪能干呢？我坐起来一看，清清的流水流进了渠道，流进了稻田，仿佛那些稻苗在向我点头微笑，哎呀，什么事能比这使我更高兴呢！哎，话又说回来啦，这算得了什么，可是队长主任老是嘀咕嘀咕让我到那里讲讲，到这边谈谈。……”

我們本打算詳細地記錄玄太林老人這段敘述，可是手抖擻起來了，心里象蕩漾的湖水，起伏澎湃，一股股熱流直往腦門上沖。

我們緊盯着老人的臉，黑黑的臉上透出了紅暈，腦門上的青筋突突直跳，額角也挂上了汗水。他翻動着眼珠，有時直盯着紙棚，有時向外了望着遠方的山巒。他喘了口粗氣，又說：

“我種了將近二十多年的水稻了，在偽滿下甸子村才有十幾畝水田，現在呢，四、五百畝。同志你們算算，多了多少倍啊！”

“你們已經知道了，我是在去年八月參加共產黨的。怎麼樣當黨員，我講不出多少理論，可是有一點我知道，那就是拉車要當轆馬，蓋房子要當大梁。”

雨漸漸下大了，四外漸漸黑起來。這時社的會計冒着雨走進來，氣喘喘地對老人說：

“玄大爺，主任從鄉里來了電話，說今天要下一百公厘雨，叫你作好防汛準備！”

老人聽了，從炕上一個高蹦起來，急忙套上了剛才縫補好的褲子，把小烟袋別在腰上。回過頭來又對我們說：

“對不起同志，下次再嘮吧，這個水庫呀，一旦出了事，那麼多土地，那麼多人家就要……”

“爸爸，飯作好了，吃了再去吧。”玄大爺的兒媳婦把苞米楂子干飯端到桌子上說。

“不啦，回來再吃吧！”

他頭也不回就跨出門去，消失在大雨中。



“真是的，一天沒有吃飯了，一年到头总是这样。”儿媳妇流露出**不滿**，但又是**自豪**的神气。

雨越下越大，簡直象瓢潑的一樣。我們站起來，望着老人的影子，哪能看見呢！連對面三尺遠的籬笆都被雨水隔斷了。雖然這樣，我們還是朝水庫的方向搜尋着老人的影子，望着，望着……

劈开白家山

林 树 乔

“轟……轟……”开山炮震得山搖地动。这是普乐堡乡庫仓沟的社員，在炮劈 362 公尺的鏡面砬子，开通水渠。这个砬子是有名的白家大山，砬子陡面有四十多公尺高。若站到砬子根下，往上一看，石齿狼牙地压在头上，象要掉下来似的。从山半腰往下瞅，就是几丈深的河谷，腿都麻苏苏的。一到冬天，砬子上結滿了冰溜，象插在天上的一座山。

鉆子打得叮噠乱响，从砬子上放下去的炮石，“稀里呼通”象打沉雷一般。

五十多岁的李志新老大爷，虽然年紀大了，連面胡子长滿了腮，体格可挺結实。他把繩子拦腰拴上，正在山半空画着炮眼，忽然听得走在大道上的几个过路人，扯着嗓子喊：“跌下来人啦！危險哪！”老李头心格登家伙，想：“坏了，又出事故了！”他小心地把繩子解开，自己順下砬子，挤开人縫，往里一鑽，才看出跌下来的是王成宝。

大家的臉露出了害怕的神色，王成宝昏迷过去了，手也破了。老李头的眼珠子使劲瞪瞪着嘟囔：“乡党委指示了多少回，三遍五遍，磨破了嘴皮，叫你們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可你們，就

象耳旁风似的！……”气得连面胡子都要扎沙起来了。他和大伙把老王抬到人家去，喷了一气凉水，没见效。就马上组织人，抬到县医院去了。

过晌，老李头去找支书石守义，想研究一下出事的原因，好检查技术问题。老李头是受了一辈子苦的人，伪满当劳工，给日本鬼子磨了四、五年洋工，对放炮打眼的技术明白一些，这回打杠子，他就主动地担当了“技术员”。因此他觉得，出一点事故就象自己受了伤一样心痛。支书告诉他说：“原因很简单，是没按照技术规程干，从正面撬石头，被闪下去了。”

那时节，正是隆冬数九天气，北风呜呜叫，象要撕破石头，刮折干巴树一样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大堆积雪就会推了坡，塌下来，把人压在里边。人们自来就害怕，又加上发生了这个事故，有些人就更不敢来了。头天五十多人干活，第二天只剩二十多个，第三天则剩十几个人了。七十几岁的稽立同老头，捋着胡子风言风语地说：“这个杠子若能打成，我就算白活这么大岁数啦！谁能开成水道我封他是活神仙。……”也有些人放风说，山里有“狐家”、“长家”，仙人“见怪”啦等等。

晚上，老李头把工地上的东西收拾好，已经是看不见人的时候了，他才不紧不慢地回来。这几天，他饭也没吃好，觉也没睡沉。睡不着，他就坐在炕沿上抽烟。

建小社的第二年，支书领着开水田，开了二百多亩，得了大丰收，吃上了大米，日子过得象炭火盆似的。一九五七年开的一百多亩，虽然春旱缺水，可也比旱田强啊！共产党哪个道领错

啦！現在是給自己干活，不是磨洋工。我們連这么个小砬子也治不了？真不服勁。庫仓沟門那五六百亩地的大米，眼瞅着就要到嘴里了，我們不能眼瞅着扔掉！他越想越有勁。

大清早，老李头就跑石支书家去了。支书問：“人都不敢来了，你看怎么办？”他說：“大伙不敢干，我敢干。他們不来，咱也不能强迫命令，动員唄。”石支书說：“是啊，慢慢說服教育吧。”于是支书每晚就到各队去开会、解釋、动員。

后来，人是又多了几个。但，就是年輕胆大的，能上高的人到那砬子上一站，腿也打顫。李大爷向支书保証：“哪个砬子最‘刁’我到哪去。”并且又提出建議：从上边往下劈。把繩子拴树根上，人吊在半空，打一个眼，放一炮。这样做的結果，工程进度快了很多。

但是，新的問題又来了，好些社員不会打炮眼，打几錘就累的受不了，再不就打到手上去了。眼儿不是深就是浅，不然就打歪了，不能用。怎么办？李大爷就把着手教：腰直一点，甩开膀子，落錘要准……譚文生被这么一教，原来能打二百錘，这回就能打四百錘了。“开成水渠叫老李头多吃点大米呀！”老譚取笑地說。“誰还不是一样干。”老李头慢声慢語地回了一句。当然，老李头最注意的还是安全，因为他知道砸伤一个人，对全体社員該有多么坏的影响啊！

“要点炮啦！”一个姓黄的朝鮮族小伙子一边高声喊一边凑到老李头半拉。他見老李头点起烟卷，几乎是哀求地說：“我給你点一个，好不好？”老李头橫絲沒动，心里想：年輕人沒有准，

虎急急的，出个一差二錯，一方面对他不好，另方面也耽誤了工程，大家更要恐懼了。于是，他有点斥責地說：“去吧！这是鬧笑話嗎！”年輕人只好退了回去。

“都躲开！全躲开！远一点！”老李头高声地喊。离这三十多公尺远的道上，还有个人不紧不慢地走着。老李头象把着虎門，要往外放虎似的，叫大家藏好。一根烟抽完了，炮還沒得点，他急的两眼冒火花。“放！打着誰，誰倒霉。”埋伏在旁边的年輕人又沉不住气了。老李头想：安全不光是生命問題，也关系到这条水道成不成的問題，安全就是小命根子，我可不能馬里馬虎的。他又点上了一根烟，剛要点火，道上又来了一挂爬犁，上面坐着个女人，眼神好使的看得出她是王成宝媳妇。老李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嗓子都喊哑了，才算把他們喊住了。

老李头把身上的繩子整好，把炮点着了，一根根炮捻子嗤嗤地直响……“哎！不好，爬犁又往前走啦！”老李头听見人喊，心象抓出来似的。正在这个夹当，大炮已經响了，大小石头紛飞。那个朝鮮小伙子哎呀一声，老李头寻思打着他了，細一看，是一块二三百斤的大石头，落到爬犁跟前了。王成宝媳妇吓得“媽”一声。

“多險哪！”老李头心怦怦直跳。大家一起下山去，把王成宝媳妇好个批評：“你当家的鬧了事，你怎么还不醒脑子呢？……”

这是一个大教訓。从这以后李大爷就更謹慎了。

有的人，为了赶进度，放完炮沒檢查就要上去干，老李头和支书瞪起眼珠說：“我們不上去檢查一遍，誰也不許上！”这话象

命令一样把大伙拦住了。的确，才放完炮，石头咬牙裂口、丢丢当当的，真险。有的砬子打出来个天棚样，有的打出来个虎口样，风化得发酥的石头，风一吹就会掉在头上。所以，他和支书俩总是拿着撬杠先上去，把每一块裂缝的石头都试验了，把每个破炮眼的药都抠出来，才叫大伙上去干。

老李头的行动使大家很受感动，大家认为有党在，有老李头在，就什么也不怕。不过，李大爷总核计，自从王成宝闹事以来，民工始终没有多少，这样干下去，来年春放水也是问题呀！干不成能对起党的一片心吗！想到这，他的脑子又一阵一阵发热。他向支书提出保证今后绝不出一点事故，用事实来教育群众，感动群众。

又住了两天，没出什么事，果然人又多了些，上到近三十人了。又加听到王成宝在医院里见强了，大家的心更托底了。为了社会主义受点小小不别的伤没啥，人家战斗英雄堵炮眼都怎么干了！大家谈论着，浑身的劲就来了，二三十斤的大锤，抡起来象拿个羊角锤似的。隆冬数九的天，煞骨的北风，成天不见太阳的背阴坡，也吓不倒这些英雄好汉。

由于好久没出事故，民工越来越多了，老李头心里美滋滋的，心想照这么干还愁石砬子不低头呀！

“李大爷，这个眼太不好打了，你来看看。”在砬子缝里蹲着的谢学友叫了一声。李大爷爬上去说：“我看看。”他拿起锤子，照量了几下，便打起来了。一锤下去象有千斤重，打得风化岩石乱颤，刷刷作响。老李头知道有问题，刚把锤子交给他们，预备

上去检查一下，忽然，滚下一块碗大的石头，掉在老李头脑袋上。他昏迷了一下，咬了一咬牙，没有动。趁别人没看见的工夫，他摸了一下头，一看有血，他马上用帽子盖一盖，用指头擦上了。

这时，他的心里很不好受，怕出事故，偏偏又出了事故，这若声张出去，大伙更好害怕了，工程的进度就要受到影响。因此，他一声没吱，拉了一下刘起文说：“你到这来，我有点事。”刘起文一看他后脑勺子上开了个三角口子，哎呀了一声。老李头说：“你别吵吵，去弄一块破布给我包上。”刘起文弄了一块白布给他缠上了。老李头痛得直裂嘴，可是还嘱咐刘起文给“保密”，自己又拾起撬杠，干活去了。

支书劝他休息，他干脆拒绝。

“轟……轟……”左一排炮，右一排炮，就是泰山在这也得让位。

刘起文实在不忍心再给他保这个“密”了，过了些日子，终于有些人知道了。大家劝他休息，他说：“不能休息，这个工地离一会儿眼，我也不放心。”晚上回到家里，老伴总是唠唠叨叨地嘟囔：“不叫你去吗，偏去，一累那个口子就不乐意好。”“不乐意好就叫它慢慢好呗。”李大爷自言自语地回答着。第二天还是干。

说也怪，一样的事故，老李头被石头砸了不但没使人们害怕，反倒增加了劲，大伙七嘴八舌地说，老李头受了伤都没害怕，我们怕什么，干！干活的人又比以前多了，老李头的心越来越亮了。

一天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几个月过去了。春暖花开的时



时候，水渠开成了，从40公尺高的砬子当中穿过去，曲曲弯弯，有一千八百多公尺长。放水啦！七十多岁的稽立同老大爷又拄着棍来了，他看着滚滚的流水流入渠道，不由得感

慨地说：“罢，罢，我算服了，共产党就是活神仙，你们就是活神仙哪！”

这天，评上了县模范的李大爷，也和那些伙伴们来到水道边。他们看着自己亲手打出的渠道，会意地笑了，一幅美丽的远景展现在眼前：清清渠水嘩啦啦地流着，千顷稻田，绿浪起伏，人们用机器收割庄稼，嘹亮的歌声响遍田野，响遍村庄……正象一位来参观这条渠道的同志给提的一首诗那样：

英雄豪气震八荒，
白家山下挥臂膀，
十里高山穿玉带，
水清稻壮满山香。